

我在欣赏一幅画。

近景左角处分白布黑，交错相叠，如草木璀璨，枝叶葳蕤，其余则大片留白，近前细观，隐约可见似冻非冻，似透非透，如烟波浩渺，一池江水浩浩汤东流而去。远景墨色浓厚，影影绰绰，如空山幽谷、峰峦叠嶂。中景最为丰富：左边黑白糅杂，黑如洒墨点点，白似冬雪片片；中间黑色渐浓，恰似烟雨微茫，树影婆娑；右边则墨色尽无，白皙如瓷，宛若雪初晴，明亮开朗。

画面虽仅黑白两色，却气韵灵动，意境隽永，气势宏大。作者将墨水自然晕开，在白纸上行云流水，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完全具备了一幅上乘中国山水画的诸多要素……且慢，其实这幅画的材质是一块宁波大松印石，白色是它的地子，黑色是它的色斑，画的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大自然——这个品种的印石就是名声在外的宁波洒墨大松。

洒墨大松是宁波大松石中最典型的品种，没有之一。

在众多介绍宁波大松石的古书中，其中清代陈克恕所著的《篆刻针度》被后人认为“其详且备，未有能及是编者”。该书对大松石介绍的文字“其质类玉，间有洒墨黑斑，文采流丽。真者

一直喜欢乡间的古村落，也一直喜欢游走其间。古村落不知是弥漫着淡淡的忧郁，还是流露着莫名的伤感，那份恬静、那份古朴、那份厚重，始终让人流连忘返。

依山而建的古村落参差有致地散落在青山绿水之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层叠的瓦顶、斑驳的土墙倒也与黄绿相间的田野和连绵起伏的山峦相映成趣、浑然一体。每当晨曦初露，金灿灿的光芒从山顶上倾泻而下，那村落便像怯生生的少女，沐浴在绝妙的幻境中。远远望去，村中小桥流水人家，炊烟袅袅，白云时而缭绕，俨然一派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常常喜欢行走在这样的古村落，它们虽然繁华褪尽，但骨子里却透着宠辱不惊，在岁月的流淌中依然保持着平静；它们虽然没有名气，但它的精美却无处不在，让人肃然起敬；它们虽然有些荒凉，即被遗忘，却存在着真实的生活气息。行走在这样的古村落，思绪时而飘忽，时而游离，犹如人与岁月的对话，总能找到那些昔日的美丽，总能发现一些生活之美。

偌大的村子里显得有些安静，年轻人已不多见，他们大多远走高飞了，偶尔遇见的只是一些闲适的老人，他们常常会用平和而新奇的眼神注视着你，祥和而安静。妇女们大多忙碌着，低着头坐在家门口的小竹椅上，或打着毛衣，或编着竹匾，或精心地挑选着明年要播种的黄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期间，遇到一位性情开朗的老人，主动带着我游走整个村庄，热情而详细地为我讲解不同院落的精美之处，以及各个院落的来历、布局、构造和特点，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风水传说。作为村子里土生土长的老人，他为自己的村落感到骄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我听得仔细，他也讲得越来越有兴致，兴之所至，还带我登上老屋阁楼，让我意外地浏览到了整个古村落的全景。在这样的村庄里，我常常会被这样的纯朴所感动。

村子屋前的田垄里，一畦畦被翻整过的土地，种着一些品种不同的蔬菜：有高杆子的蜀葵，有爬满田间的红薯叶藤蔓，还有碧绿青翠的小菜秧。两位耄耋老人在田间忙碌着，奶奶锄地，老爷爷往挖好的坑内放蒜苗。

哪来尘土？那时候，我想，尘土似乎也是家庭的成员，扫出去，又回来，好像它们要赖在这个家里。

村里的婶婶们重复着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清扫屋里的尘土。她们一嫁到这儿就遵循村里的习俗，渐渐沉浸到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婆婆怎么做，不久，媳妇也这么做，前前后后的传承，甚至不用言语。

家家户户继承着老一辈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人会随便扔掉东西，也没有人随意丢弃东西。如果轻易丢掉家里的物件，如同随便便把自己的生活让了出去。破了可以补，坏了可以修。那些不需要特别技术活的自己能对付。难度大一点的便会有人走村串户来做手工活。修伞的、补鞋的，只要家里有的，就会有相应的手艺。大家知道进了门的家伙，如果不让它慢慢变旧，就没法让生活继续。铁锨的刃变薄变短，越发好使。锄头的把缩小了，留下一圈光泽，容易上手。变旧的农具，越来越接近土色。挥动，抡起，在大地深处微微掉下“索索”的声音。变旧的家具，慢慢浮

稀少，假者烧斑伪造，最可乱真，不足贵也……”被之后孔云白的《篆刻入门》、方宗珪的《寿山石全书》、韩天衡主编的《中国篆刻大辞典》等多部书原文引用，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足见洒墨大松在宁波大松石中的典型性及代表性。

《中国篆刻大辞典》分类词目的“印材”中，对宁波大松石的定义，除了引用陈克恕《篆刻针度》大松石条目之外，还有如下描述：“石体色浅灰或灰带黄色，肌理多有墨点状的墨斑纹。图纹或疏或密，甚为美丽。质地细腻、温润、凝结，微透明，富光泽。产出甚少，流传更少，很难求得，故一般多不识。是珍贵的收藏品种。”这可以说是对洒墨大松的基本定义。

从广义来说，大松石中带有黑色的点状、条纹、斑块的都可以称之为洒墨大松。从狭义区分，洒墨大松根据黑色浓淡、多寡等，还有墨花、泼墨、凝墨等多种不同叫法。

上品的洒墨大松，优良的质地是其最基本要素。地子色彩纯净，质地细腻、凝结、润泽，以结晶地子为最，米白冻地次之。它的韧性极好，篆刻细文线条挺拔不易断裂，即使印石底部有

裂痕，冲刀推过时，亦无明显崩裂感。这种切劲十足、糯性百倍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大松石格裂较多的缺憾，是其他印石所不具备的。

其次是黑色部分水墨意境浓郁，或奇巧象形，或匀称一致，极具观赏价值，实属可遇而不可求。

《篆刻针度》中还提到了“假者烧

【思想散墨】

浓妆淡“墨”总相宜

陈云

斑伪造”大松石一事，之所以假造，是当供需产生矛盾时，造假者有利可图才可能出现的现象。通过烧烤，致使印石出现黑斑，冒充洒墨大松在市场出售，间接地说明了上品洒墨大松的稀缺性和珍贵性。

中下品的洒墨大松虽具备一些固有特征，但质地要么松散，刀感黏滞，要

了黑白两色之外，带有深浅不一的赤红、赭红、猩猩红、黑紫、绀青等。色纹则疏密无序，或缤纷或杂乱，全无士大夫文雅气质。

印石的色泽随其所含化学成分不同而变化。一般来说，含锰呈紫色，含汞呈红色，含铅呈黑色，含钛呈朱砂红，含钴则呈青色或蓝色，而含铁所呈现的

色泽有红、棕、黄等多色。洒墨大松外表看似黑色或黑紫色，在打磨时却见石粉呈赤红色，而非黑灰色，可见其含量以氧化铁为主。

由于洒墨大松质地细腻宜篆，色纹千变万化，兼具实用与观赏作用，不少玩家把洒墨大松制成果笔杆、笔筒、笔筒、水洗、印泥盒等文玩，甚至切片后直接配上底座当作摆件观赏，颇具文雅韵味。

具有洒墨特征的印石除了宁波大松石之外，外地石种也不鲜见。青田石类似洒墨的品种叫“墨花青”，地子为青色或黄色，肌理有墨绿、深蓝、紫、红等色花斑，如水墨洒于宣纸。昌化石中有叫“黑花石”的品种，在灰黄等颜色的地子上，散布着黑色斑块、条块，或星星点点，或连片成团，或曲折蜿蜒，花纹清晰者适宜切割成对章。另外，在巴林石、仙居石、伊犁石等品种中也有体现。但是，所有这些印石表面呈现的洒墨特征，要么地子色彩缤纷杂乱，并非白质而黑章，黑白对比不甚明晰；要么黑色斑点、条纹或过浓重或过疏朗，视觉观感终究无法与洒墨大松相提并论。

如果将淡雅青幽的青田封门青比作君子石，润泽诱人却易裂难藏的寿山芙蓉石比作财主石，鲜红如血价比黄金的昌化鸡血石比作富贵石，那么，我把文采流利兼具文人士大夫气质的洒墨大松称作文人石再贴切不过。

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佳石育一方人。文人石的产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书香宁波存在的物质基础。洒墨大松素雅质朴、内敛低调、精光内蕴的特征，不正是宁波人敦厚务实、隐忍谦恭、克勤克俭、以诚取信个性特点的真实写照么？洒墨大松所体现出来的品行气质与历代宁波文人一脉相承，气脉相通。由此推断，上品的洒墨大松有且只有出自人杰地灵的宁波大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今朝，洒墨大松作为宁波地产瑰宝已广为普罗大众所熟悉和喜爱；今后，洒墨大松将扛起传承宁波人文精神的大旗，迎风招展，猎猎作响。

忽然想起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诗句，后人把第二首誉为赞美西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定评，将西湖美景与西施美女比对，若将洒墨大松跟中国山水画作一对比，那就是：雨雪初霁晴方好，山色空蒙景亦奇；若把洒墨比国画，浓妆淡墨总相宜。

卢浮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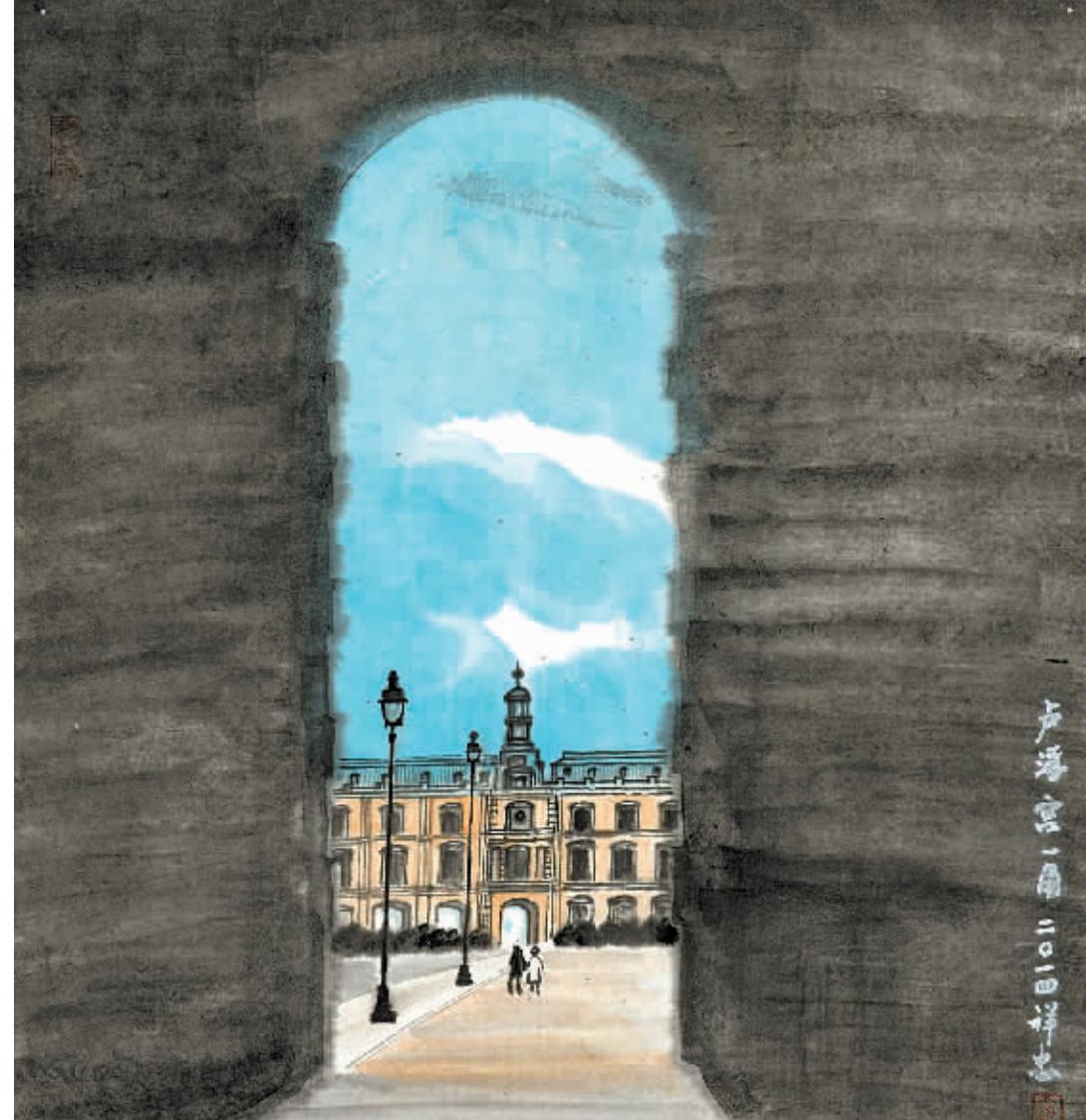
(中国画)

图:俞祥忠 文:付则

用黑白灰建构画面，是成就

《卢浮宫》这幅画的主要美感。作为画面的近景，作者用深灰画出阴影里的宫墙，由此把视觉引入中景的宫殿，画家不避讳对自然色彩的表达，蓝天白云与宫殿的暖色使作品引人入胜。中国画笔墨在描绘自然景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法，但要表现西方的建筑之美，在观念上创新与技法上探索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这幅作品的可贵之处。

【诗画印象】



【且听风吟】

家
老家是父母一生都背不动的
一阵风雨按时入室敲门
稻桶风车弯镰刀的家
燕子麻雀的家
是太阳月亮小星星的家
是
家
老家是山溪住不腻的
一口水塘宁静自然
蜻蜓蜜蜂蝴蝶的家
水牛绵羊的家
是
家
老家是篱笆拽不住的
一条土路泥泞曲折
稻谷玉米红高粱的家
青菜萝卜的家
是青草马兰紫云英的家

【一种怀念】

慢慢变旧了的东西

干亚群

约六十开外，微偻着身子，挑两只箩筐，一只里面装着杂七杂八的东西，另一只上面放着一只木盒子。老人手里拿一只拨浪鼓，一边走一边摇着，发出“扑咚咚”的声音。我们很好奇，凑了过去。隔着一层玻璃，我们看见木盒子

没钱。他笑眯眯地说，可以用家里的破烂来换。我们一听，眼里闪着激动的目光问老人，哪些是破烂？老人想了想说，那些垃圾堆里的东西叫破烂。

我们大失所望。家里哪有什么垃圾堆，那些倒在菜园子里的垃圾根本不能

老人走后，我们小心地用手捏着糖，细细舔着糖，舍不得把整颗糖放进嘴巴里，一边兴致勃勃地对刚才卖糖老人的话七嘴八舌。有的说破烂可以归类垃圾，但垃圾不能属于破烂，理由很简单，破烂是有形的，而垃圾倒在菜园后几天就看不见了。有的说垃圾每天可以有，而破烂却得等上一段时间。我们站在一棵大樟树底下，情绪饱满讨论这个问题。头上有强烈的太阳光，明晃晃地从树枝间透漏下来，落在我手上的那颗糖，闪闪发光，像一颗宝石。宝石越来越小，而我们的讨论还没有结果。当手上那颗糖只剩下那么一点糖粒了，我们发出啧啧的声音，模样当然很夸张。最后两根手指捏不住了，我们才狠下心，决定一二三一起往嘴巴里扔。糖到底还是融化在我们的嘴里。

老人隔一段时间出现在村口。“扑咚咚”，慢一下，紧一下，引来我们紧追的脚步声，先是从村的这边响起，继而把村那边的脚步吸引到村口。远远近近的小孩，像公鸡报晓，循着拨浪鼓的声音奔向村口。

我们翻找着家里的破烂。捡起这只把水漏了个窟窿的脸盆，发现父亲什么时候把那个破洞补上了。找出那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油布伞，才知道母亲几天前已经缝补好。我们眼光像贼一样地瞅着家里的各个角落，希望能搜出可以换糖的破烂来。可是，家里似乎实在没有可以换下来的东西。

村里人的日子像手里拎的竹篮子，什么都藏不住，又什么能放得住。家里有许多竹篮子，“杭州篮”“花篮”等，扁肚子的，高腰的，几乎不下七八只。这些竹篮买菜时是菜篮，拎到农田时是农具，一只篮只有篮底坏得不能放东西时，才不得不退出生活。老人说穷得像掉了篮底的篮，意为这家人穷得实在是穷。好在，每家每户总有那么几只篮子，醒目地挂在屋里。

我们到底还是积攒了一些从家里清理出去的东西。一双不能再补的雨鞋，一只破得面目全非的脸盆。那些不得不扔掉的东西，已跑到菜园深处了。有一天，我发现，雨鞋里长出一棵草，破脸盆里开出一朵花。

行走 在 古 村 落

陈云
燕

父母一生 背不动的家

原杰

村里来了一位卖小糖的老人。年纪